

古今醫案醫按

五



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

ISBN 7-80568-791-9



9 787805 687919 >

古今医案按 一函五册

清·俞震纂辑

中国书店出版

北京琉璃厂西街五十七号
邮政编码 100052

韩营古籍印刷厂印刷

北京大兴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一九九七年五月

ISBN 7-80568-791-9/R=59

定 价:195元



古今醫案按卷第九

吳江李齡壽辛培重較輯

男念祖永修參訂

得璜磻溪

孫男掌明同若全較

賂南貽賢

女科

葉杏林指掌賦曰：醫學之傳，首自黃農。女科之始，則由扁鵲邯鄲為帶。下之醫史遷所載產寶著愈風之散，華佗所傳病機不等，巢元方之立論最詳。精血攸關，諸侍中之遺書甚善。熱入血室，臟燥悲傷，胃氣下泄而陰吹，非張長沙孰能辨此。三十六病轉女為男，巧奪造化之樞機。舍孫真人其誰與歸？唐白敏中訪咎殷備集驗方三百七十八首而為產寶。宋郭稽中補濮陽李師聖產論二十一篇以為產方作大全。陳自明

之勲最補醫。按薛立齋之功多。高賓刻便產須知。杜波著產育寶慶。朱丹溪之百問可傳。陳無擇之三因宜讀。蒐羅衆善。王宇泰之女科準繩。分晰羣方。武叔卿之濟陰綱目。議論具備於經綸。方法謹承夫家祕。東垣河間各有名言。春甫養葵亦多妙義。諸書悉當誦習。臨證自探淵微。學問思辨。不辭人十而已。千補瀉寒溫。可即一隅而反三。功行滿則青城。有望急情久則白首無成。

經水

東垣治一婦年三十餘。每洗浴後必用冷水淋身。又嘗大驚。遂患經來時必先小腹大痛。口吐涎水。經行後又吐水三日。其痛又倍。至六七日。經水止時。方住。百藥不效。診其脉寸滑大而弦。關尺皆弦大急。尺小。關關小于寸。所謂前大後小也。遂用香附三兩。半夏二兩。茯苓黃芩各一兩。五錢。桂三錢。吳茱萸一錢五分。分十五貼。入薑汁兩。蜆殼熟服。之後用熱。

湯洗浴得微汗乃已。忌當風坐卧。手足見水。并忌喫生冷。服三十貼全愈。
半年後因驚憂。其病復舉。腰腹時痛。小便淋痛。心惕惕驚悸。意其表已解。
病獨在裏。先為灸少沖。勞宮。崑崙。三陰交。止悸定痛。次用桃仁承氣湯。大
下之。下後用醋香附三兩。醋蓬朮。當歸身各一兩五錢。醋三稜。延胡索。醋
大黃。醋青皮。青木香。茴香。滑石。木通。桃仁各一兩。烏藥。甘草。砂仁。枳榔苦
棟各五錢。木香。吳茱萸各二錢。分作二十貼。入新取牛膝溼者二錢。生薑
五片。用荷葉湯煎服愈。

震按冷水淋身致病。似宜溫經散寒。後因驚憂復病。似宜調氣安神。乃
前則寒藥多於熱藥。繼則灸心與心胞絡膀胱及脾之穴。即能止悸定
痛。痛已定。而復用桃仁承氣大下之。立法甚奇。且前用參。後不用參。而
大下之後。又用稜朮。桃黃。青梔等二十貼。幾如國手下子不可思議。誠
非明季國初諸醫所能及也。

丹溪治一婦。年四十八歲。因有白帶。口渴月經多。初來血黑色。後來血淡。

倦怠食少。臍上急以白朮一錢五分。紅花豆大。陳皮白芍各一錢。木通枳殼各五分。黃芩砂仁炙甘草各三分。煎湯下。保和丸三十粒。抑青丸三十粒。

震按初來血黑。後來血淡。是本虛而標熱也。來既多。又倦怠食少。虛象顯然。何以不用補藥。試觀第四條女年十五之案。則此案治法似未盡善。或者此婦之脉弦大而數耶。下二案如黃漿如黑豆汁。製方極當。一婦行經色淡若黃漿。心腹嘈雜。此脾胃溼痰故也。以二陳湯合四物。入細辛。蒼朮。數服即止。

一女子經水下如黑豆汁。此絡中風熱也。以四物加黃芩。川連。荆芥。穗蔓。荆子。數服血清色轉。

一女年十五脉弦而大。不數。形肥。初夏時倦怠月經來時多。此稟受弱氣不足攝血也。以白朮一錢五分。生芪。陳皮各一錢。人參五錢。炒柴三分。一婦年四十餘月經不調。行時腹疼。行後又有三四日淋漓。皆穢水。口渴

面黃倦怠無力。以白朮一兩。歸身尾陳皮各七錢。黃連三錢。木通二錢。生
芪黃芩各二錢。炙甘草一錢。分作八貼。下五靈脂丸四十粒。食前服。

震按此案用藥。白朮黃連歸身歸尾。用得最好。芪芩嫌其太輕。更好在

五靈脂丸

一婦年二十餘。形肥痞塞不食。每日入至未。飲薄粥一盞。粥後必吐水半
碗。仍復卧經不通三月矣。前番通時黑色脉。辰時寸關滑有力。午後關滑
寸則否。詢之因乘怒飲食而然。遂以白朮一兩五錢。厚朴黃連枳實各一
兩。半夏茯苓陳皮山楂人參滑石各八錢。砂仁香附桃仁各五錢。紅花二
錢。分作十貼。每日服一貼。各入薑汁二蚬殼。間三日。以神佑丸。神祕沉香
丸。微下。之至十二日。吐止。食漸進。四十日平復如故。

震按飲薄粥一碗。必吐水半碗。卧不能起。將認作大虛證矣。其辨在於
痞塞及經停之前。雖通而黑色也。此內火食積鬱成溼熱。上則飲停下
則瘀阻。實證似虛耳。辰時寸關脉滑有力者。辰為氣血注胃之時。胃滿

甚而連及上焦。午後惟鬪滑。獨顯胃實之象矣。方主消痰消食破氣活血。加黃連滑石以清溼熱。仍兼人參以鼓舞胃氣。使諸藥得行其疏通之力。再佐薑汁之辛。以開道路。又治嘔吐。此真紀律之師。有勝無敗者也。然猶有病深藥淺之慮。隔三日。以二丸微下。則直搗賊巢。病根可拔矣。

呂滄洲治一女。在室病不月。諸醫療皆不得其狀。視之腹大如娠。求其色脉。即怪。語之曰。汝病非有異夢。則鬼靈所憑耳。女不答。趨入卧內。密語其侍嫗曰。我去夏追涼廟廡下。薄暮過木神心動。是夕夢一男子。如暮間所見者。即我寢親狎。由是感病。我慚報不敢以告人。醫言是也。嫗以告呂。呂曰。女面色乍亦乍白者。愧也。脉乍大乍小者。祟也。病因與色脉符。雖劇無苦。乃以桃仁煎。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。俱有竅如魚目。病已。

震按此即鬼胎亦易辨識。惟云病因與色脉符。雖劇無苦。一祕訣也。桃仁煎頗狠。然非此藥不能去此病。

俞子容治一婦寡居，鬱結成疾，經事不行，體熱如炙，忽吐血若泉湧。醫用止血藥不效，俞以茅草根搗汁，濃磨沉香服至五錢許，日以蠟燭貯瓶內，火上炙熱，氣沖兩鼻孔，血始得降下，遂不復吐。經事乃行。

震按：此是倒經，故降其氣而血自降。茅根汁磨最妙，尤妙在熱醋薰鼻，但經倒猶可生，經枯則必死耳。

石山治一婦瘦小，年二十餘，經水紫色，或前或後，臨行腹痛，惡寒喜熱，或時感寒，腹亦作痛。脈皆細濡，近滑，兩尺重按，畧洪而滑。汪曰：血熱也。或謂惡寒如此，何謂為熱？曰：熱極似寒也。遂用酒煮黃連四兩，香附歸身尾各二兩，五靈脂一兩，為末，粥丸空腹吞之而愈。

震按：脉細濡近滑，兩尺亦於重按畧洪而滑，又不兼數，殊難認為大熱，乃重用黃連而愈。汪公指下，真有得心應手之樂。

一婦年二十一歲，六月經行，腹痛如刮，難忍，求死。脉得細軟而駛，尺則沉弱而近駛。汪曰：細軟屬溼，數則為熱，尺沉屬鬱滯也。以酒煮黃連八兩，炒

香附六兩。五靈脂半錢。半生三兩。歸身尾二兩。為末粥丸。空心湯下三四錢。服至五六料。越九年。得一子。又越四年。經行兩月不斷。腹中微痛。又服前丸而愈。續後經行六七日。經止則流清水。腹中微痛。又服前丸而痛亦止。又經住只有七八日。若至行時。或大行五六日。續則適來適斷。或微紅或淡紅。紅後常流清水。小腹大痛。漸連遍身。胸背腰腿骨裏皆痛。自己至酉乃止。痛則遍身冷熱汗大出。汗止痛減。尚能飲食。自始痛至今。歷十五年。前藥屢服屢效。今罔效者何也。汪復診之。脉皆洪滑無力。幸其尚有精神。汪曰。此非舊日比矣。舊乃鬱熱。今則虛寒。東垣曰。始為熱中。終為寒中。是也。經曰。脈至而從。按之不鼓。乃陰盛格陽。當作寒治。且始病時形斂小。今則形肥大矣。醫書曰。瘦人血熱。肥人氣虛。豈可同一治耶。所可慮者。汗大泄而脉不為汗衰。血大崩而脉不為血減。耳。其痛日重夜輕。知由陽虛不能健運。故亦凝滯而作痛。以證參脉宜用助陽。若得脉減痛輕。方為佳兆。遂投參芪歸朮大劑加桂附一貼。來早再診。脉皆稍寧。服至二三十貼。

時當二月至五月病愈。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。藥有前後用舍不同。形有肥瘦壯少不等。豈可以一方而通治哉。

震按細軟而數為溼熱。洪滑無力為虛寒。的係辨脉要旨。汪公自跋數語尤屬治病要訣。然前之黃連終嫌太過。久服不換亦恐非宜。

一婦經行必瀉三日。然後行。診其脉皆濡弱。曰此脾虛也。脾屬血。屬溼。經水將動。脾血已先流注血海。然後下流為經。脾血既虧。則虛而不能運行。其溼令作參苓白朮散。每服二錢。一日米飲調下。二三次月餘。經行不瀉矣。

一婦年逾四十。形長色脆。病經不調。右脉浮軟而大。左脉虛軟而小近駛。常時經前作泄。今年四月感風咳嗽。用湯洗浴汗多。因泄一月。六月復因洗浴發瘡六七次。瘡雖止。而神思不爽。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。白帶時下。瀉泄。遂覺右脚疼痛。舊曾閃挫脚跟。今則假此延痛。醫腿腰腸尻骨脛項左邊筋皆掣痛。或咳嗽一聲。則腰眼痛如刀扎。日輕夜重。叫號不已。幸痛



稍止飲食如常。因思月水過多。白帶時下。日輕夜重。泄瀉無時。亦屬下多。亡陰宜作血虛治。然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。九月。汪復診視。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則陰長之法矣。夫經水多。白帶下。常泄瀉。皆由陽虛陷下。而然命曰。陽脫是也。日輕夜重。蓋日陽旺。而得健運之職。故血亦無凝滯之患。而日輕也。夜則陰旺。而陽不得其任。失其健運之常。血亦隨滯。故夜重也。遂以參朮助陽之藥煎服。六七貼。痛減。此亦病證之變治法殊常。故記之。

震按前案之理易明。此案之脉亦易認為虛。惟近駛。而合以足之延痛。頗似溼熱耳。然久瀉復瘧。經水過多。白帶時下。顯係參朮對證。何云治法殊常耶。

一婦人年逾四十。形色頗實。常患產難倒生。經水不調。或時遍身骨節疼痛。食少倦怠。自汗。汪診之。兩手脉皆不應。而右關輕按。隱隱然微覺動也。疑脉出部。以指尋按。經渠列缺穴分。亦不應。甚怪之。乃叩其夫曰。有孕時。

醫診亦言無脉。後服八物湯，幸而易產得一子。汪曰：此由稟賦本來脉不應也。無足怪。可見天下事變無窮。果難一一以常理測也。如脈經所謂，但道其常而已。兩手無脉，不傷其生，又不妨于胎孕。豈脈經所能盡耶。

震按人有一手無脉者頗多。若兩手無脉者則少。此乃母胎中或襁褓時蹙剝其經，致脉不通。原非病也。石山又診一婦左手無脉而動于腕臂外，廉陽谿偏歷之分。是即今所謂反關脉耳。汪乃曰：左脉離其部位，其病難以脉知。誠然。反關脉多洪大，且可推動，果不足以審病情。又按丹溪治一婦久瘡，食少經閉，兩手無脉。每日與三花神佑丸十餘粒，津咽之。月餘食進，脉出。又半月脉愈。又一月經行。此則因病而無脉，非向來無脉也。

一婦產後經行不止，或紅或白或淡，病踰八月，面色黃白，性躁頭眩，腳軟，醫用參芪補藥，病益加。用止瀉藥不效。汪診之，右脉濡弱無力，左脉畧洪而駛。曰：右脉弱者，非病也。左脉偏盛，遂覺右脉弱耳。宜主左脉治，以涼血。

之劑遂以生地白芍白朮各一錢黃芩阿膠歸身各八分陳皮香附川芎
椿根皮茯苓各六分柴胡甘草各五分煎服二十餘劑而愈。

震按右脉濡弱無力而汪公乃以左脉偏盛為主其取舍異矣且曰右
脉弱非病則經水之或白或淡及面色黃白頭眩腳軟非右脉弱之為
病汪公蓋因曾用參芪而病益加則右脉不足憑當以涼血之劑專主
左脉為治耳。

又治一婦年踰三十無子汪診其脉近和惟尺部洪滑曰子宮有熱血海
不固也其夫曰然每行人道經水即來乃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
骨止澁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為末以治其隱
處果愈且孕。

立齋治一婦人每交接則出血作痛敷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時出血甚
多此肝傷不能藏血脾傷不能攝血也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而愈外亦
以亂髮青布燒灰敷之

又一妾證同前。按其脉兩尺沉遲而澀。用補血散寒之劑不愈。偶檢千金方。以蛇牀子散綿裏納其中。二次遂愈。

震按以上三案。病同而治法各異。可見病以脈為斷也。立齋首案不載。脉然敷服皆涼血止痛之劑。不效則舍補無他法矣。此又可以意會也。又一婦人經候過期。發熱倦怠。或用四物黃連之類。反兩月一度。且少而成塊。又用峻藥通之。兩目如帛所蔽。薛曰。脾為諸陰之首。目為血脉之宗。此脾傷。五藏皆為失所。不能歸于目矣。遂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。專主脾胃。年餘卒愈。

震按此案可比人天法眼。若不補脾胃。而用血藥涼藥以治目。亡無日矣。

一婦人年四十。勞則足跟熱痛。薛以陰血虛極。急用聖愈湯。而痊後遍身搔痒。誤服風藥。發熱抽搐。肝脉洪數。此乃肝家血虛火盛。而生風。以天竺膽星為丸。用四物。麥冬。五味。芩連。炙草。山梔。柴胡煎送而愈。

一婦人多怒經行或數日或半月方止。三年後淋瀝無期。肌體倦瘦。口乾內熱。盜汗如洗。日晡熱甚。用參芪歸朮茯神遠志棗仁麥冬五味丹皮龍眼桑草柴胡升麻治之獲愈。此證先因怒動肝火。血熱妄行。乃脾氣下陷。不能攝血歸源。故用前藥。若胃熱亡津液而經不行。宜清胃。若心火亢甚者。宜清心。若服燥藥過多者。宜養血。若病久氣血衰。宜健脾胃。

震按前案治血熱生風。此案治脾虛下陷。迥然不同。但前案易認。此案內熱倦瘦。盜汗口乾。日晡熱甚。已近癆怯病形。幸未咳嗽。經停耳。若認為癆怯而用清火。則必死。

立齋曰。一婦性急。每怒非太陽耳項喉齒胸乳作痛。則胸滿吞酸。吐瀉少食。經行不止。此皆肝火之證。肝自病。則外證見土受。肝則內證作。余先以四物加白朮茯苓柴胡炒梔炒龍膽清肝養血。次用四君子加柴胡芍藥神麪合左金以培土制肝。漸愈。惟月經不止。是血分有熱。脾氣尚虛。以逍遙散倍用白朮茯苓陳皮。又以補中益氣加酒炒芍藥兼服而安。

一婦人月經不調。晡熱內熱。飲食少。思肌體消瘦。小便頻數。服濟陰丸。月經不行。四肢浮腫。小便不通。曰此血分也。朝用椒仁丸。夕用歸脾湯。漸愈。乃以人參丸代椒仁丸。兩月餘將愈。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痊。

一癰婦。月經不調。小便短少。或用清熱分利之劑。小便不利。三月餘。身面浮腫。月經不通。曰此水分也。遂朝用葶藶丸。夕用歸脾湯。漸愈。乃用人人參丸。間服而愈。已上二證作脾虛水氣用分利等藥而沒者多矣。

震按立齋治病。善於溫補。若攻伐之藥。非其所長。今此三案。首案是其本色。後二案全宗陳氏良方法。其椒仁丸中。有芫花。芫青。斑蝥。信砒。峻毒之品。竟毅然用之。雖兼佐歸脾湯。而毒藥力猛。甚為擔險。即葶藶人參二丸。亦非輕劑。乃二病皆痊。譬之名將。或攻或守。或奇或正。總操必勝之籌。雖履險而如夷也。

一婦內熱作渴。飲食少。思腹內近左。初如雞卵。漸大四寸許。經水三月一至。肢體消瘦。齒頰似瘡。脈洪數而虛。左關尤甚。此肝脾鬱結之證。外貼阿

